

山窗小品
張恨水著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品 小 窓 山

著 水 恨 張



品 小 蘭 山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作人

張 恨 水

發行人

張 靜 蘆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重慶·昆明

定價二百五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序

三十三年夏，新民報出成都晚刊版，副刊出師表，既連載予之小說矣，同文復囑予多撰短文以充篇幅。在予拉雜補白，雖記者生活已習慣之，而苦佳題無出，即有佳題，亦恐言之而未能適當。無已，乃時就眼前小事物，隨感隨書，題之曰山窗小品。山窗，指大家事也，小品，則不復欲登大雅之堂。如此云云，庶幾言者無罪。積之三月，共得四十餘篇。後以冬日漸短，時復多患小恙，遂中止之。而友好自成都來，輒以此稿爲念。而三四出版家，且鳴出單行本。然此種木頭竹屑小文，乃有一顧價值乎？予頗疑之。前兩月，於渝市遇上海雜誌公司主持人張靜廬兄，亦言此稿可讀，喝交與印行。予心動，乃歸理殘稿，並託友人在蓉抄錄散軼者，兩得四十三篇。會檢出其他文言小稿，不乏與山窗有關之作，亦得十三篇，遂附卷後，共計五十六篇，成此一集。一年來以文言散文出版者，先有水滸人物論贊，並此而兩矣。實

山窗小品序

二

非始料所及也。*將付刊，記其實如上。

筆者張恨水在三十四年歲首記於山窗菜油燈下

目

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
短案	涸溪	竹與鷄	泥裏拔釘	野花插瓶	珊瑚子	斷橋	蟲夢	霧之美	秋螢	○
序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晚晴	蒲草	雞鳴聲中	金銀花	待漏齋	貴鄰	賤鄰	天河影下	劣琴	愚販	媾兩當軒集者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小紫菊	豬肝價	手杖	余之馬褂	養雞	種菜	鬼扯	晝晦	苔前偶憶	忍也忍也	熟菜花

山窗小品 目錄

二

五五 果盤
五六 杜鵑花
五六 除夕苦憶

三三 埋葬
三四 苗文夷文
三五 路旁賣茶人
三六 農家兩老弟兄
三七 兒時書
三八 吳旅長
三九 對照情境
四〇 長生殿桃花扇合刊

四五 建文峯
四五 禾雀與草人

四五 斑鳩之獵取
四六 憶車水人
四七 耙草者

四八 療貧之銘
四九 月下談秋
五〇 剩餘詩稿

四七 福雀與草人

四六 憶車水人

四一 冬晴
四二 跳棋
本
五二 另一山窗
五三 斷橋殘雪

四五 建文峯
四五 禾雀與草人

四五 斑鳩之獵取
四六 憶車水人
四七 耙草者

山窗小品

一 短 案

所居在一深谷中，面山而爲窗，窗下列短案，筆硯圖書，雜亂堆案上。堆左右各一，積尺許。是平坦之地已有限。顧筆者好茶，案頭必有茗碗。筆者好畫，案頭又必有顏料杯。筆者雖已戒絕紙煙，報社主人憐其糧斷而文思將窮，不時又饋以煙，於是案頭亦必有煙盒與火柴。筆者患遠視，寫字必架鏡，故案頭常有鏡盒。且郵差來，輒隔窗投書，或有掛號信，必須蓋章，求其便利，而圖章印盒亦置案頭。此案頭是何景況，乃可想象，而筆者終年伏案，亦復安之若素焉。回憶兒時好潔，非窗明几淨，焚香掃地，不耐讀書，實太做作。且曩時居燕都，於花木扶疏之院宇中住十餘年，書齋參酌今古，案長六七尺，覆以漆布，白質而綠章。案上除花瓶壇爐外，唯檀架古硯一，

御瓷筆筒一，碧玉水孟一，他物各有安置之所，非取用不攔入案上。今日面對蜂窠，身居鳥巢。殆報應也。

未入鄉時，曾於破貨攤上，以法幣三角，購得燒料之淺紫小花瓶一。瓶未遭何不幸，隨余五年於茲。在鄉採得野花，常納水於瓶，供之筆硯叢中。花有時得嬌艷者，在綠葉油油中，若作淺笑。余擲筆小思，每爲之相對粲然。初未計花笑余案之雜亂，抑笑主人之猶能風雅也。此爲短案上之最有情意者，故特筆記之。

筆者按：校閱此稿日，隔時又一易裘葛。瓶爲小女碎，已數月矣。爲之惘然。

二 溪

窗前有小廊，面溪而立。顧非山洪陡發，溪中終年不見木，名爲溪，實非溪也。溪岸在茅檐下，有花草數十株。隔岸則爲人家菜圃，立竹一叢。花竹夾峙下，涸溪中亂草叢生，深可二三尺。春日購鷄雛七八頭以娛稚女。雛

漸大，女不復愛之。家人又厭其隨處遺矢，驅之入溪，與二三大雞伍。雖得之，乃大樂，日鑽營草叢石隙，以覓小蟲。當其未至涸溪時，山鶲常盤旋空際，其欲逐逐，攫之，一如其覓小蟲然。家人未防，骨失其一。彼既入溪，鶲來，聞大雞咷咷呼警報，卽潛伏草根，使鶲無可下箸處，在難，鋼骨水泥之防空洞不啻也。

涸溪之情景如此，故主人鄰溪而不常得溪之樂。唯夏日暴雨，山洪挾泥沙以俱下，溪中水忽盛至。竇左，溪中傾丈許，巨石嵯峨橫臥之。水狂奔而來，至此又突作勢下注。但見黃波翻湧，如千百條蛟蛇下飲溪底，爭前恐後。而其淙淙鏗鏘，又如海面遙聞砲戰。若值雷雨大作，水聲、雨聲、雷聲，混而爲一，則茅屋在山搖地動中矣。有時夜半在枕上，突聞戶外萬馬奔騰，疑暴風雨來，卽驚起，啓戶視之。實則兩山黑影巍巍，平靜無事。仰觀天空，兩三星點，在黑雲中閃爍作光。察聲所在，在涸溪中，蓋前山大雨，山洪自上游來也。一年約得此景可一二回云。

三 竹與雞

澗溪對岸有竹一叢，正臨吾窗。竹上爲斜坡，下爲溪沿，豐草環繞前後，差免玩童砍伐。故去夏爲七竿，今春已得十二竿，上旬有箇新出六七枝，秋初可得二十餘竿矣。（校此稿時，已有四五十竿矣，此爲茅居差強人意者。）

竹雖不多，枝葉極茂，長者達丈六七尺，短者亦丈一二尺，枝頭如孔雀之尾，依依下垂。雨露之後，枝葉垂頭愈深，余每備書腕瘦，昂首小憩，則風搖枝動，若對余盈盈下拜也。竹以枝葉盛多故，其下作濃陰。每當炎日當空，大地如火，家中羣鷄，悉集竹陰長草中，悄然伏臥。中有雄一頭，高脚白羽而紅冠，獨不睡，翅然立竹根，垂葉遙覆其頂。旣而鄰村有午啼聲傳來，雄引頸長鳴以應之，若不甘讓。鄰雞再三唱，雄亦再三應之，直至鄰雞先止而後已。時有蟬聲吱吱然，嘈雜竹梢上。雄偏其首，以一目斜視樹上。若答曰：爾何物？鳴我上也。以竹之綠，映雞之白。配以豐草在下，微蟲在

上，儼然一幅妙畫。

時渝市熱浪，正傳達一百零八度，余隔窗外視，乃忘盛暑。

四 泥裏拔釘

谷之東側爲建文峯，巴縣名勝也。峯作兩層，主峯如埃及金字塔，樹木暢茂，綠茸茸聳立半空。其下得坦地，界上下爲兩層，下層巒脚直斜，爲窗外長谷之東壁。壁上舊嘗爲農家墾植，砌石作壠，層層作小梯田。年久不植，地廢，而壠基殘存。以是樹木稀少，豐草遍山。其上爲梯田所不及者，有小柏二三百株，散落峯上。枝爲山家所披伐，樹僅有丈許幹身，略帶薄葉，絕似山水畫家之所謂「泥裏拔釘」。此壁距窗不過十丈，故建文峯近在咫尺，乃爲塵藏而不得見，所見者，此泥裏拔釘而已。

吾居此深谷中，窗則東向。朝日遲臨，初無所感。唯三五之夕，月出如金盆，由峯頭泥裏拔釘後，緩緩移出，厥狀至美。月未來時，銀光滿空，小柏蒼翠，爲光映作黑色，暮景蒼茫，籠罩小樹若無數古裝美人，亭亭玉立

。及月既來，上層樹若授影畫，嵌此燦爛之銀碟。惜其時甚暫，不及兩分鐘耳。然而「泥裏拔釘」亦自有其可取者在也。

筆者按：此文作後兩三月，釘悉爲強有力者所伐。伐後，且按市上木柴價，強貨於村人，予家亦曾購之。蓋不購愧骨罪也。樹在吾門，吾不伐，客來伐之，且以長吾錢，是喜劇，亦是小悲劇。吾不禁爲建文翠風景哀矣。

五 野花插瓶

予曩居燕京，賣書所入，除以供家人澆裹外，餘貲作三分用：一以購收木版書，二以養花，三以聽戲，非充作雅人深致，蓋因其有伸縮餘地，非若他種嗜好，可成爲日常負擔也。聽戲所耗甚微，購書則時興時輟。唯栽花，則爲之十餘年未斷，愈久則階前檐隙亦愈多，深紅淺紫，春秋映帶窗几間，頗足助人文思。自倭寇見逼，狼狽南下，將十年不復有此樂矣。

性之所好，不易盡除，往來來往京滬，易植花爲玩瓶供。二三元之值，亦足點綴書齋臥室一週之所需。當初入渝時，花值賤而品繁，猶饒此趣。寓

樓三間，有花瓶七八具，亦足婆娑其間，藉遣客愁。及不能與雞鷄爭食，退居山谷，附近鄉人植黍種菜爲業，無蒔花者，牡丹芍藥固不可得，即巴蜀多梅，而此處亦無。茅檐泥壁，老案舊皮，亦何必反由城中購花入鄉以配之，此嗜亦漸淘汰將至於無。然家中尙有供花舊具一二，久置未用，令人慚對。以是春秋佳日，常呼隨行入蜀較長之一兒，負筐攜剪相隨，漫行山野間，隨採野花入家供之。大抵春日可得山桃野杏，夏初可得杜鵑石榴，秋後則唯有金錢菊，可支持三月。盛夏瓶花易萎，不能供。冬則須行十里外，始可向人家私園乞梅一枝，不能堪也。顧野花剪裁得宜，亦足資玩賞。嘗於春盡，採胭脂色豌豆花一束，盡除肥葉，配以紫花蘿蔔十餘莖，再加以野石指二三朵，合供一瓶。適城中人來，見案頭花作三種紅，大加贊賞，且問胭脂而蝴蝶狀者何花？及予指窗外豆圃視之，客乃大笑。

六 珊瑚子

國人冬日供蠟梅，向配以天竹，竹葉淡綠，生子如珊瑚珠，紅黃參雜綠

葉間，饒有畫意。顧天竹非年老不生子，且子亦不甚繁。蘇人以此物供不應求，則以盆景養刺葉樹以代之。此樹學名不詳，不落葉灌木，高七八尺，葉長圓，連柄作六角形，每角生長刺，飛鳥不能入其叢，皖人名之曰老鼠刺，以之作籬，藉擋野獸，物品至賤。然秋日結實，其大如蠶豆，紅若丹珠，亦頗可愛。蘇人易其名曰「烏不宿」，以盆植之，刪其繁枝，獨留老幹，黃花開時，子肥大而紅艷勝天竹。每屆菊花會，可隨處見此物，與人工培植畸形南瓜相間，至有清趣。

予生平愛益景，究以此物葉刺可厭。未嘗置之階前。及居此山谷，於深秋之際，發見草廬前後，多紅色小叢灌木，簇擁頑石蔓草中，頗以爲奇。近視之，枝上結天竹子，纍纍然如堆紅豆，深者丹，淺者胭脂，嬌艷欲滴，尙有些微小葉，作蒼綠色，亦極配合得宜。枝上有刺，攀折不易。然以剪除此，與白菊同供一瓶，極得顏色上調和，天竹及烏不宿皆不足道矣。入冬，霜露微降，枝子愈紅，亦愈肥，復可與蠟梅水仙素梅相配。予尤愛之。以問巴人，不能舉其名，但曰紅子子而已。經春，紅子漸落，農曆二三月間，子未

落盡，而花又作。遠望之，花如白綉球，逼視則花作五瓣，叢生枝頭，頗似珍珠梅，略有清香，實薔薇科植物也。予因錫其名曰珊瑚子，每冬深必採備一包，藉待他日東下，傳種江南，亦已習之三年矣。

七 斷 橋

茅檐下，跨澗溪而爲橋，出入所必經，初不覺其危。城中客來，則常渡之而股慄。股慄言其情緒，亦狀實也。橋下正爲陡崖，深丈二三尺，且溪床爲危石，墜則顛碎，初未知建屋主人，何以擇橋址於此？溪寬約二丈許，中立亂石附水泥之圓墩，以四木東西接軌於墩上。軌早折其一，另以一木合之。削窄板長二尺許，間空隙約寸，橫鋪於軌上，是即爲橋。無欄，亦無柱。二人同行其上，則震震然如舊日文人之搖曳攜思。若山洪驟來，橋下怒水翻騰，聲如奔雷，生客來，色沮輒不敢渡焉。然吾人終年居此，稚子坦然過之，亦安之若素。蓋初架此橋時，不過數十金，今則非二千金不辦。一二鄰居，初欲易之坦地，偶俄延，力遂不能爲。婦孺習慣，亦忘其危而不思遷易。

矣。

橋如此，無足稱者。然盛暑之夜，閑不可耐。至橋上，則溪自南向北，奔出谷口，空氣受山夾峙，而順溪流蕩，其間乃常有徐來之物。每仰視繁星在天，滿谷幽暗，與同屋二三窓措大，攜竹椅坐橋上，閑談天下事。細至鎮上一週無肉，大至墨索里尼下台，輒不覺夜之三更。有時殘月如鉤，高懸峯頂，夜氣微涼，勞人盡睡。予愴懷身世，長夜不寐，則隻身微步橋上。時清風拂衣，人影落湖，溪岸草中亂蟲聲，與竹叢瓜蔓上紡織娘，合奏夜闌之曲，雖側身曠谷，無可語者，而於其中時得佳趣焉。

按：橋至去冬，腐朽愈甚，予力籌千金，北移丈許，直達竹叢，夏夜可展席臥其上矣。

八 雾之美

居重慶六年，飽嘗霧之氣氛，霧可厭，亦可喜，霧不美，亦極美，蓋視季節環境而異其趣也。大抵霧季將來與將去時，含水分極多，重而下沉，其色白。霧季正盛時，含水分少，輕而上浮，其色青。青霧終朝瀰漫半空，不